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对日本28名甲级战犯进行第一次公开庭审。东京审判历时两年多，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有力清算。而今，80年过去了，白纸黑字记载的侵略罪行，却被日本右翼势力一点点稀释甚至美化。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已成为一个令人警惕的现实危机。

日本战犯被打上历史耻辱柱

1946年5月3日，由中、美、英、苏、法、澳、荷、菲等11国法官、检察官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举行第一次公开庭审。法庭对策划、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负有领导责任的甲级战犯进行审判，而具体实施大规模虐待、屠杀战俘和平民等的乙丙级战犯由中、美、英、苏等国各自审判。

在法庭上，曾任内閣总理、陆军大将的“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南京大屠杀首犯松井石根、九一八事变策划者板垣征四郎、日本侵华头号间谍土肥原贤二、提出灭亡中国“广田三原则”的日本前首相广田弘毅、“缅甸屠夫”木村兵太郎、日本“法西斯主义之父”大川周明等28名甲级战犯无一例外地妄称自己“无罪”。

然而，正义不会缺席。经过两年多的审判，除2人病死、1人精神不正常之外，25名被告均被判有罪，其中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等7名战犯被处以绞刑。

“东京审判是历史上用时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共开庭818次，受理证据4336份，419名证人先后出庭作证，779人书面作证。审判记录达48412页，判决书达1231页。”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管建强对记者说，“东京审判是严格依照《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以及由此制定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等文件，用铁一样的证据证明这些战犯的累累罪行，绝非日本右翼口中‘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

“东京审判首次在国际层面系统阐释并认定‘反和平罪’，将策划、发动和执行侵略战争定义为犯罪行为，个人亦需承担责任。”反和平罪的定义还直接影响《联合国宪章》条款的拟定。它与纽伦堡审判一起共同奠定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为避免爆发新的世界大战发挥重要作用。”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约瑟夫·格雷戈里·马奥尼对记者说。

东京审判80年 日本军国主义潜滋暗长

□新华社记者 郭丹 陈泽安 丁汀

日本近代史学者、上海交通大学副研究员石田隆至告诉记者，东京审判有几个重要议题。首先是确立了日军战争罪行的起点是1928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制造皇姑屯事件，而不是1941年爆发的太平洋战争。其次，南京大屠杀被作为一个独立单元审判，让日军暴行曝光于天下，与之并称为日军“远东三大战争暴行”的“巴丹死亡行军”“缅甸死亡铁路”等惨案也一起被公之于众。

1946年3月，由中国检察官向哲潜、美国检察官莫罗、副检察官萨顿、顾问鲁德恒组成的国际检察局在华调查日军罪行。他们撰写的《来自中国的报告》，详细揭露侵华日军在华实施的南京大屠杀、细菌战、逼迫中国人种植鸦片等罪行。他们还动员相关证人到东京出庭作证，为将东京审判办成铁案付出了巨大努力。

“东京审判之前，日本民众受战时管控影响，对南京大屠杀等历史真相并不了解。正是通过审判，彻底揭开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让日本民众了解到侵略战争的实情和日军的暴行，这意义重大。”日本明治大学客座研究员纈纈厚说。

美国庇护致清算不彻底

“虽然东京审判有重大历史贡献，但也有不完美之处。”石田说，“东京审判后期，美国出于冷战及自身政治需要匆匆结束了国际法庭的工作。日军在中国战场上使用生化武器、实施细菌战，在抗日根据地实施‘三光’扫荡、强掳中国战俘与平民做劳工等大量罪行均未彻底追究。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等也躲过清算与惩罚。这就让日本一些右翼势力心存侥幸，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留下了空间。”

马奥尼说：“东京审判中未对负有战争统帅责任的裕仁天皇进行审判，日本早期对朝鲜半岛（1910年起）和台湾地区（1895年起）的殖民侵略也被忽视，一些参与对外侵略的日本军官也未受到惩罚。这为战后亚洲秩序埋下隐患。”

1948年12月23日凌晨，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7名甲级战犯在东京巢鸭监狱被送上绞刑架。而岸信介等大批重要战犯次日被从巢鸭监狱释放或减刑。

1952年日本在法律上恢复国家主权时，“日本

政府即对外宣布，因战争罪被判刑的罪犯，是被占领时期迫不得已的产物，不算真正意义上的罪犯。也就是说，日本从一开始，就否认东京审判的结果。”石田说。

此后一些战犯又官复原职，而岸信介则摇身一变成了日本首相。他不仅在任内窜访台湾，还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1964年其胞弟佐藤荣作担任日本首相，继续奉行右翼保守路线，于1971年与美国签署《日本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关于琉球群岛及大东诸岛的协定》，将琉球群岛的行政管理权归于日本。也是在1971年，曾关押日本战犯的巢鸭监狱被拆除，改建成毫无历史痕迹的商业综合体——“太阳城”。

石田说：“‘不后世知道日本的侵略历史，不让后代背负前人的罪责’是日本右翼秉持的理念。拆除巢鸭监狱，正是想彻底销毁历史遗迹，掩盖日本发动过侵略战争、经历过国际审判、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的丑恶历史。而取名‘太阳城’，或与日本国旗相关，暗含太阳升起、日本将再度崛起之意。”

这座60层高的大楼建成后成为当时的亚洲第一高楼，众多游客纷至沓来，大量年轻人在此聚集。而高高的“太阳城”下，日本黑暗、血腥、罪恶的历史被掩盖。

警惕军国主义阴魂复活

“如果说拆除历史遗迹是一种悄无声息的表态，那1978年将甲级战犯供奉至靖国神社则是日本右翼势力对东京审判、对国际公理的公然挑衅。”管建强告诉记者，日本右翼分子特意选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前夕将甲级战犯供奉至靖国神社，还隐含着企图通过和平条约让中国彻底放弃对日本追责、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妄念。

今天的靖国神社游就馆内，否认南京大屠杀、歪曲皇姑屯事件和卢沟桥事变的展板赫然在列，这些荒唐歪理与当年日本战犯在东京审判法庭上的狡辩完全一致。“东京审判中日本战犯的歪曲史观正是‘靖国史观’的源泉。”石田一针见血地指出。

多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不断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等活动表达对军国主义战犯的尊崇，其否认史实、妄图推翻东京审判判决、为日本战犯翻案的野心昭然若揭。数十年来，他们系统篡改历史教科书，组织学生、自卫队队员到靖国神社“学习参观”，对其洗脑，

为侵略历史洗白。

2024年，日本海上自卫队退役将领大塚海夫出任靖国神社司（最高责任人）。随后，前陆上自卫队幕僚长火箱芳文出任靖国神社决策机构核心成员。他公然扬言：“靖国神社是‘我们的精神归宿’，自卫队队员应该为‘战死’而准备。”

高市早苗成为日本首相后，日本更是在强军备武的道路上狂奔。大增防卫预算，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松动“无核三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一系列行动不断加剧地区紧张。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持刀闯闯中国使馆，自卫队舰船出现在台湾海峡等恶意挑衅行为接连发生。日本还宣称要修改自卫队“官阶”名称，恢复二战结束前日本军队的“大将”“大佐”称谓。一系列操作表明，高市内阁想让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魂彻底复活。

纈纈厚说：“日本重新用军国主义思想武装自卫队的动向已非常明显。作为一名研究文官统治的学者，我认为，如今的日本自卫队已不受文官统治了！”

回首二战，日本就是在军队“暴走”、不受文官管控之后彻底踏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殷鉴不远，不可不察。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企图为侵略翻案、复活军国主义，必将再次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新华社东京/北京5月4日电）



这是3月5日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市谷纪念馆内拍摄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庭。（新华社记者 贾浩成 摄）

“我绝不希望孩子将来走上战场”

——东京5万人集会反对修改和平宪法

□新华社记者 李子越 李林欣 贾浩成

“坚决反对肆意修宪！”“反对战争！”“守护和平宪法！”……3日，约5万人聚集在东京有明防灾公园广场上，口号声此起彼伏，表达对日本政府强推修宪与扩军政策的反对，集会规模创近年来新高。

每年5月3日是日本的宪法纪念日。现行《日本国宪法》于1947年5月3日实施。其中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成这一目的，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日本国宪法》也因此被称为和平宪法。

在当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加速推进修宪进程的背景下，今年的纪念日活动，一种前所未有的“和平焦虑”变得更加明显。

现场发言中，日本共产党委员长田村智子指出，当局推动修宪并试图



5月3日，在日本东京有明防灾公园，民众手持标语参加集会。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月3日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多个在野党当天表达对修宪的担忧，呼吁守护宪法第九条。当日，大量日本民众在东京有明防灾公园举行护宪集会。（新华社记者 贾浩成 摄）

消失的巢鸭监狱，被刻意淡化的日本战争罪责

□新华社记者 李子越

从日本东京池袋站东口走出几百米，进入人们眼中的是大型综合商业设施“太阳城”，旁边是东池袋中央公园。如果不是刻意寻找，人们很难将这里与80年前的东京审判联系起来。

这里曾是一处监狱，建于1895年，曾有“巢鸭刑务所”“东京拘留所”等名称。战前及战时，这里主要用于关押与日本政府立场相左的“政治犯”。

1945年日本战败后，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接管该设施，并将其改为关押日本战犯的巢鸭监狱。

除东京审判中的甲级战犯外，这里还收押了一部分乙级和丙级战犯，最多时曾收押近2000人。

日本惠泉女学大学名誉教授内海爱子说，东京审判针对的甲级战犯，多是战争元凶，乙级和丙级战犯则主要涉及具体战争行为，如虐杀战俘、屠杀平民等。

1948年，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7名甲级战犯在这里被执行死刑。也有部分在日本本土审理的乙级和丙级战犯在此被处刑。巢鸭监狱一度成为战后日本追究战争责任最为集中和具体的场所。

但在日本，对战争责任的集中追究，并未持续多久。

随着占领体制结束，对战犯的处理也逐渐发生变化。一方面，冷战格局迅速确立，美国等占领国将自身对日政策从“压制与改造”转向“扶植与利用”，推

动日本融入西方阵营；另一方面，日本恢复主权后，要求“释放战犯”的错误思潮迅速扩散。

“当时日本社会存在一种不愿承认战争审判的强烈倾向。”据内海介绍，当时有人认为，日本“只是因为战败而不得不接受审判结果”，这些战犯“只是接受盟国单方面审判的牺牲者”。

在这种错误认知下，要求“释放战犯”的活动在日本迅速扩散，有人还成立了所谓“支援战犯及其家属”组织，甚至还能领取“津贴”“年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巢鸭监狱逐渐走向终点。1958年，随着最后一批战犯获释，监狱被关闭。此后，这一带经历城市规划调整，原有建筑于1971年被拆除。1978年，巢鸭监狱原址上建成摩天大楼，还成了东京核心商业地标之一。

曾用于追究战争责任的监狱，竟变身消费与娱乐场所。曾记载罪恶的黑暗之处，被冠以“太阳城”之名。这一转变表面看是城市规划的更新，却

折射出战后日本社会试图淡化战争责任、篡改战争记忆的用心。

类似变化，在东京并非个例。“行走东京战争遗迹会”会长谷川顺一多年来致力于发掘东京都内的战争遗址，并尝试将其与当下城市空间对照。他制作了一份“新宿和平地图”，其中以现有街区为基准，标注出旧日本军队训练场、后勤机构等设施的具体位置。

在谷川顺一看来，城市经过数轮更新后，当年痕迹已无从辨认，留下的是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集体遗忘。他说，当如今的日本学生只能从教科书中接触“日本是战争受害者”的错误历史叙述，对日本侵略历史缺乏了解时，他们不会意识到，今天脚下的棒球场，可能正是战时训练杀戮者的场地。

今天的东池袋中央公园几无巢鸭监狱痕迹，只有公园角落立着的一块小石碑，石碑上刻着“祈祷永久和平”，石碑及其周边全无巢鸭监狱历史的具体说明。

当具有警醒意义的历史遗迹不见踪影，当本应被具体呈现的战争责任被简化成所谓的和平祈愿，日本罪恶滔天的侵略历史已在日本公众记忆中几近消失。

东京审判已过80年，对于“反省战争”这道题，日本社会从未给出过令人信服的答案。（新华社东京5月4日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中东当地时间4日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伊朗方面回应称，美方的干涉行为将被视为违反停火协议。

在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博弈的背景下，美国此举有何意图？疏导行动将如何实施？又能走多远？

借“人道”之名削弱伊朗

特朗普将这项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定位为“人道主义行动”。他声称，若行动遭遇任何阻挠，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

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美国则对伊朗港口和船只实施封锁。中东地区关键水道通航受阻，大量船只滞留。多家国际媒体统计，目前有数百艘船只和约2万多名船员被困海湾。

分析人士说，此次战争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成为伊朗牵制美国的“王牌”，美国此番推出疏导行动意在打通海峡、削弱伊朗对海峡的掌控。而打出“人道主义”旗号为美方介入提供了更容易被国际社会接受的由头。

与此同时，一些国际媒体也将该行动视作美方的“谈判策略”。英国《卫报》说，特朗普提出该行动，距伊朗方面向美方提交包含

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到3天。据披露，伊方在方案中提出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海上封锁。

专家指出，海峡通行问题已成为美伊谈判的关键议题。在此背景下，美国发起疏导行动，既是为了缓解能源运输受阻带来的国内压力，也是为了避免伊方以“开放海峡”为筹码要求美方解除对伊港口和船只封锁，从

而在后续谈判中争取更大的回旋余地。

协调而非护航？

目前，白宫和五角大楼均未就疏导行动的实施方式和细节作出说明。

美军中央司令部3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其部队将于4日开始支持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疏导行动。中央司令部还说，对这项“防御性”任务提供的军事支持包

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无人机以及1.5万名军人。不过，中央司令部并未说明将如何确保相关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行。

从多家外媒披露的信息看，疏导行动可能并非外界想象中的“军舰护航”。美国《纽约时报》分析，中央司令部的声明显示，美方在行动中的作用更像是协调被困船只，而非

护航航运的机制”，参与协调的主体包括各国政府、保险公司及航运组织。有分析指出，由此看来，该行动更可能会以信息引导、交通协调、外国军事威慑相结合的方式推进，而非单纯的军舰武装护航。

“自由计划”说易行难

分析人士认为，美方试图以“人道主义”

美方“自由计划”能给霍尔木兹海峡带来自由吗

□新华社记者 阚静文 刘赞

“护航”。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行动并不意味着美军舰艇会伴随商船通行，行动将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美军舰艇“在附近待命”，防止伊朗军舰对过往商船进行攻击；二是向通过海峡的船只提供通航信息。

而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疏导行动不涉及由美国军舰为船只提供护航，而是一套“旨在协调霍尔木兹

海峡航运的机制”，参与协调的主体包括各国政府、保险公司及航运组织。有分析指出，由此看来，该行动更可能会以信息引导、交通协调、外国军事威慑相结合的方式推进，而非单纯的军舰武装护航。

据伊朗媒体2日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外界认为，这意味着伊朗正推进对海峡管控的“制度化”，并且没有在海峡控制权问题上对美让步的打算。

为，以军事实力为后盾，打破伊朗对海峡的控制，但只要伊朗不同意，这一行动将很难推进。

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天然的地理优势，只要动用无人机、岸基导弹、水雷等低成本手段就能有效控制海峡。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规模可观的快艇部队也能给过航海峡的船只造成威胁。这些都可能是美军不能不忌惮的因素。

分析人士指出，只要伊朗仍然具备在海峡的干扰和威慑能力，美方“自由计划”行动就难以奏效，并会在执行过程中将美军舰艇置于更大的危险中。美国智库国际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妮加·莫尔塔扎维表示，如果美国试图护送船只离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军部队和军事资产就会更接近伊朗的射程范围。

不过，伊朗方面也并非没有顾忌。专家认为，目前大量船员被困海峡，如果放任这样的困境继续发展，伊朗也可能承受越来越大的外交压力。因此，伊方或在不影响对海峡控制的情况下，采取有条件放行部分船只、疏散被困船员等方式来应对美国的外交与军事混合攻势。

（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